



“蒲曲儿”补虚

□胡雁冰

年前，亲戚神秘兮兮地问我：“要过年了，你家年货备齐了吗？”

我一怔，现在的生活，平时就像过年，过年也和平时差不多，只是比平时多了一些人员的流动，多了一些情感的联络和亲情的热络而已。“没什么要准备的。年龄渐大，消化渐弱，食量受限，日常所备完全足够了。”

“那说明我对了！”说完，她笑着从身后拿出一袋东西，“这东西都没有，怎能叫备齐了呢？尝尝吧。”接过一看，原来是儿时就熟悉的东。这不是“蒲趣儿”么？在老家垫江，也有人叫它蒲丘儿或蒲青儿的。还有的地方叫蒲萱，学名叫荸荠。谢谢！”我说。

“趣”还有曲的写法，即“蒲曲儿”。读时带儿化音，听来颇亲切。

我也笑了，为亲戚的幽默。汪曾祺曾在文章中说，北京人的习俗，过年置办年货，荸荠是必备之食材，只有年货有荸荠，才算“毕齐”。

记得我五六岁时，不小心把手摔脱臼了。一天母亲薅秧回家，兴奋地说：“给你吃蒲曲儿，吃了手好得快些，据说它可以补虚。”她摊开手掌，掌心有三颗比胡豆约大、呈扁圆形、红褐色的果实。“这是别人在田中踩到的，已经洗干净了，赶紧吃。”母亲急切地说。早已饥肠辘辘的我只三两下，蒲曲儿转瞬就没了踪影。

现代科研发明，荸荠富含多酚类物质与黄酮化合物，因此可作为膳食干预的一部分，辅助调节体内炎症状态。其实，《本草纲目》也早有记载，称荸荠“主消渴瘴热，温中益气”。虽未直接提“抗炎”，但“清热生津”的描述，与现代对其调节免疫反应的认知是一致的。

荸荠营养丰富，自古有“地下雪梨”之美誉，而北方人则视它为“江南人参”。荸荠肉质洁白细嫩，南方人称之为“荸荠白”。据说，当年迷倒诗人郁达夫的杭州美女王映霞，就有“荸荠白”的雅号。

荸荠在我国有三千多年栽培史，深受国人喜爱。古人因其花很像一种凫鸟，又称之凫茈。北宋郑獬在《采凫茨》中写道：“朝携一筐出，暮携一筐归。十指欲流血，且急眼前饥。”表明荸荠虽好，采摘却不易。明代滑浩《野菜谱其三十八·野荸荠》对它影响了水稻的生长，给农人带来的麻烦，也有了诘问：“野荸荠，生稻畦，苦薺不尽心力疲……尔独结实何累累。”

健康从来不是一场冲刺，而是与身体的友好对话。因此，在下次咬下那声清脆的“咔嚓”时，要想到这一口，不只是解馋，更是对自己精神的慰藉和身体的充盈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么爷爷

□徐崇仁

后来，么奶奶的父母也看中了这个踏实肯干的年轻人，便在榨房里为他们操办了简单的婚礼。亲戚朋友们纷纷前来，围坐在一起，吃着喜酒，共同见证他们的幸福时刻。

婚后，么爷爷和么奶奶齐心协力，一起经营榨房。他们分工明确，配合默契，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生活有了起色。然而，按照政策，么奶奶家的榨房需折价入社，转为集体资产。这意味着他们将失去自主经营榨房的权利，么爷爷心中满是不甘，却又无可奈何。他静静地坐在白果树下，望着远方，陷入了沉思，直至深夜。

在家久等的么奶奶找来了，她挨着么爷爷坐下，轻轻拉过他的手，温柔地说道：“榨坊是大家的，榨油的活我们还是可以自己干撒。”么爷爷缓缓转身，看向么奶奶，目光中满是感激与爱意。那一刻，他们相互理解、支持，共同面对生活的挑战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么爷爷便找到大队书记，主动提出榨房入社。书记被他的大度和无私所感动，同意他们夫妻俩继续在榨房榨油。

日子如怀远河水，平静流淌。么爷爷夫妻生育了一儿两女，家庭充满了幸福的欢声笑语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改革春风吹绿玉龙山。土地下放，榨房回到么爷爷手中。他哼着小调，仿佛时光回到年轻时代。他仔细擦亮榨油木楔子，满是对榨房的热爱。接着，就领着新婚儿子重新凿刻青石碾盘，让其焕发新机。之后又把分得怀远河边的二十亩土地全种上油菜。

第二年，玉龙山两岸迎来了最美的季节。先是油菜花盛开，一片金黄，如同金色的海洋，微风拂过，花香阵阵。到了五月间，油菜籽堆成小山，在石板晒坝上哗啦作响，在演奏着一曲丰收的赞歌。

开榨那天，父子二人共同上阵。么爷爷站在铁箍木榨前，高高地扬起撞杆大喝一声：“嗨呀呀！”那声音洪亮而有张力。话音刚落，铁箍木榨“嘎吱吱”一声咬合，金黄油线如游龙破壁而出，在油缸里溅起丝丝波纹。一下午的辛苦，么爷爷站在油缸前，重重地喘着粗气，听着菜油落入油缸的滴答声，那声音如同美妙的音乐，让他陶醉其中。

后来，传统榨房渐渐被现代的榨油机取代，生意也慢慢冷清下来。么爷爷么奶奶人老了，他们依旧守着那座老榨房，不肯搬进县城的新房。

么爷爷去世后，么奶奶每天一人独自去榨房坐坐，瞅瞅墙角里的碾盘，摸摸房梁下的撞杆，回味着当年的那些日子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么爷爷一出生就离开生父母，被玉龙山袁姓大户抱养了去，改名换姓，做了他家的儿子。袁家殷实，待他如亲生，请私塾先生教他读书识字，过着无忧无虑的好日子。好景不长，多年后，沦落到居无定所的地步。十岁那年，养父母先后去世，他成了孤儿。地主崽儿的身份成了致命枷锁，他面对现实，在玉龙山下怀远河边的白果树下用玉米秸秆搭窝棚栖身。饿了，摘玉龙山中的野果子充饥，渴了喝怀远河水。十三岁被派去修公路，在劳作间隙里，用树枝在泥地上写字打发无聊时光。

直到他来到么奶奶家后，在榨房里帮工，才算安定下来。挑水、砍柴、推磨、扫地什么杂活都干。那时的他，瘦瘦的，话不多，干活麻利，从不偷懒。每天鸡叫三更起床，先把榨房门前的石板路打扫干净，再挑水烧火，准备榨油用的材料。午饭时，他总是最后一个吃饭，端着海碗蹲在灶门口大口吞咽着。

么奶奶正值花季少女，美丽温柔，做事十分麻利。她在榨房里细心照看火候，碾榨蒸粉，每一个动作都娴熟而流畅。她看到这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少年如此勤快又懂事，心中渐生好感，那好感如春日里的幼苗，在不经意间悄然生长为爱情。

榨房忙碌而充实，一忙就是数月。二人从清晨一直忙到夜晚，一个在前面专注做事，另一个在后面默默帮忙打下手。时间在忙碌中悄然流逝，两人的关系也渐渐熟络起来。偶尔，么奶奶会悄悄在他的碗里多添两个荷包蛋，轻声说道：“你做这么多事，得多吃一些。”那话如同一股暖流，在他心田流淌。

而么爷爷，也会时时关心着么奶奶。有一年冬天，怀远河水冷得刺骨，河面还结了一层薄冰。么爷爷知道么奶奶最爱吃红柿子，便不顾寒冷，踏着薄冰过河，到对岸的山坡上为她采摘。回来时，他不小心踩破了冰面，跌入冰冷的河水之中，衣服全湿透了，整个人奄奄一息。幸好么奶奶一路找来，将他救起。么奶奶看到他，心疼得眼泪夺眶而出，抱着他大哭：“你这是图个啥呀？”那一刻，两颗心在彼此的关怀中紧紧贴在了一起。

书香伴流年

□陈燕

每每想起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竟没觉得心酸。除了少年不知愁滋味外，更多的是快乐的生活冲淡了这样的忧伤。

孩童时可看的书极少，大多是武侠小说，厚厚的、烂烂的，密密麻麻的字像群居蚂蚁，让人头皮发麻。倒是书中的图画好看，想象着画中人物的嬉笑怒骂，背后藏着什么故事。

真正对读书产生兴趣，是从画片开始的。那是一种厚厚宽宽的纸片，上有很多小格子，格子里是不同的人，有古装的痴男怨女、英雄侠客，也有动画片里的精灵。这画片便是我们的玩具，将画片剪下后，弯成弧形，用手掌扇风定输赢。我运气很好，总能把小伙伴的画片赢下来，由此兜里装了很多画片，有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《封神演义》，等等。晚上在煤油灯下翻看，不知不觉间竟比同龄人识了更多的字。

后来上小学，同学家有作文书和小人书。为了借书，我割猪草送她，舍不得吃的烤红苕也送她，才勉强借到两本。因要在规定时间还书，所以看得很快，不认识的字和不理解的句子，一股脑地囫圇吞枣，像极了猪八戒吃人参果，还没砸吧出味道就得还回去。

中学时有书读，得感谢语文老师。他常让成绩好的同学帮忙改卷子，改完后就送一本《作文选刊》或《中学生作文》。这下我总算有了属

于自己的书，不用还，慢慢看，还可在上面做笔记。我是语文科代表，老师常把我的作文当范文念。我心里又喜又羞，喜的是作文又得高分，羞的是这些作文是模仿作文书上的，算不得自己的独立创作。

有一年，家里开始做火炮的营生，爸爸到废品站买回成捆的报纸和杂志，趁他还没动手，我从散发着霉味的杂志堆里淘出《知音》《故事会》《婚姻与家庭》，晚上如饥似渴地看。我知道，不久后这些书将随着一声巨响在空中变成碎屑，一想到这个情景，便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后来考上师范学校，学校有图书馆，赶紧办了借书证，很是满足了一回读书瘾。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偏远小学教书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，晚上在昏黄灯光下备课，又忙着学历和职称考试，没有多少时间，也静不下心来读书。去年我开始写公众号，发了几篇小说，阅读量破十万，极大鼓励了我，于是又把读书的爱好捡了起来。加入作协后，惶恐于自己才疏学浅，便暗暗定下力争每周看一本新书的计划。此时涉猎的书籍更为广泛，心理、音乐、美术、人文地理、小说、医药书籍，几乎有书必读，自感收获颇丰。

这些年也总结出一些读书的方法。粗略地读，浏览性地读，跳着读。读余华的小说，追求人物的鲜活和情节的精彩；读史铁生的散文，探寻生命的价值；读迟子建的书，感受女性的柔美与洞察力和她运用比喻句的鲜活和陌生性。

读书让我变得爱思考，也让我足不出户就能浏览山川异域。始终相信，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，文字可以。

(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)



伫立在秦岭石门水库

□耕夫

群山把影子种进湖底，
一汪碧水，锁住千年的云。
栈道悬在崖壁，
像一行未写完的篆书。

大坝截断的不止是河流，
还有车马的喧嚣，
旌旗的飘摇，
以及那些未寄出的家书。

我看见倒影中的亭台，
浮沉不定，
如同历史的笔画，
时隐时现。
春风数着涟漪，
一圈，
是汉，
一圈，
是唐。

八十八米高处，
现代与古代对望。
水波将夕阳揉碎，
洒在摩崖石刻的额头。
千年只是
湖水涨落的一个转身。

而我还站在这里，
听风声穿过峡谷，
看波光里的青山，
正把倒影，
酿成
下一个千年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

看望槐花

□祝绘涛

每年春天
我都会去看望槐花
有时和朋友去
有时和爱人去
有时我一个人去

坐在槐树下
花瓣如月光落下
把我的发丝
还有我的呼吸
都染上淡淡的香

不思，不想
不恨，不爱
此时的我和槐花一样纯粹

在春风的曲调中
我只想做一个低音符
(作者系重庆市巴南区作协副主席)

